

希腊罗马神话

正文

佩涅洛佩

佩涅洛佩是另一位神话中的女英雄。她的美与其说出于体态，不如说出于性格和行动。她是斯巴达王伊卡留斯之女。伊塔克的王尤利西斯向她求婚，并且战胜所有的对手而赢得了她。当她要离家前往伊塔克时，伊卡留斯不忍和女儿分手，想劝她不要去而继续留在家里。尤利西斯让她自己决定去留。佩涅洛佩并不回答，只是把面纱拉上，遮住了脸。伊卡留斯不再劝说她了，而在她离去后，在他们分手的地方建了一座像，献给贞节女神。

尤利西斯和佩涅洛佩结合不过一年多，就发生了事件，召唤尤利西斯出去参加特洛伊战争。当他长期外出不归，因此发生了他是否还活在世上的疑问，而归来的可能性似乎已是绝无仅有时，佩涅洛佩受到了一大批求婚者的搅扰，甚至好像已经无法逃脱在他们中间选择一

个作为自己丈夫的命运。可是佩涅洛佩用尽一切办法延宕时间，始终盼望着尤利西斯的归来。她的巧妙办法之一就是编织一件为尤利西斯的父亲莱尔忒斯的丧仪而准备的寿衣。她保证在寿衣织好后就一定在求婚者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可是她白天编织，到了晚上却又把白天所织的全部拆散。这就是十分有名的所谓“佩涅洛佩的织物”；它已变成了一句成语，用以形容永远在做，而又永远做不完的任何事物。佩涅洛佩的其他事情，我们将在叙述她丈夫的冒险生涯时再提到。

奥尔甫斯和欧里狄克

奥尔甫斯是阿波罗和缪斯女神卡利奥佩所生的儿子。父亲给了他一张七弦琴，并教他如何弹奏。后来他把这种乐器玩得非常神妙，以至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抗拒他的音乐魅力。不但他的尘世朋友，而且连野兽，也都为他的琴弦所感动，收敛了凶猛狰狞，围着倾听，为他的歌弄得心醉神迷。而且还不止于此。甚至树木、岩石，

也都能感受他的音乐的力量。树木都拥到他四周，岩石则被他的乐曲所感化而减少了自己的硬度。

在奥尔甫斯和欧里狄克举行婚礼的时候，婚姻之神许门曾被请来为这对新郎新娘祝福。但他虽然到了场，却没有带来幸福的吉兆。他的火把冒着烟，使这对夫妻的眼里充满了泪。和这个预兆一致的是，婚后不久，欧里狄克在和她的女伴宁芙们一道散步时，遇见了牧人阿里斯塔俄斯；他被她的美貌弄得神魂颠倒，竟马上向她追求起来。欧里狄克于是逃走，可是当她快步向前时，却踩了草里的一条蛇，一只脚被蛇咬伤，死去了。奥尔甫斯只得将他的悲伤唱给所有呼吸着地上空气的神和人们，可是没有起什么作用。他决心继续到死者的国土去寻觅。他从忒纳罗斯海岬边沿的一个岩洞下去，进入阴间地界，穿过一群群鬼魂，来到冥王普路托和冥后普罗塞尔平娜的座前。他用七弦琴伴奏，唱道：“啊，地下世界的神！我们活着的人将来都会到这里来，可是现在请听一听我的衷情，因为我所说的句句是真。我到这里来不是为探听冥府的秘密，也不要与三首蛇发的守门犬

决一输赢。我只是来寻我的爱人，她正当青春年华却被毒蛇一咬丧了性命。爱情带我来到这里，是的，爱情，对于住在地上的我们这是全能的神；而且如果古老的传说确实，那么他在这里同样受着尊敬。我求你们，当着这些恐怖的窟穴、寂寞的住所和灭绝的生命，求你们把欧里狄克的寿限稍稍宽伸。我们注定了都将来到这里，或迟或早都要归你们管领。她也一样，当她阳寿终了的时候，她就到冥府来报名。可是在那时间到来以前，请你们把她赐还给我，求求你们。如果你们定要拒绝，那么我也不想独自回身，你们将在我俩的死亡中得胜。”

当他这样温柔地弹着琴弦的时候，鬼魂都流泪了。坦塔洛斯忍住口渴，停止了取水的挣扎。缚着伊克西翁的转轮中断了旋转。大鹫不再啄食巨人的肝脏。达那奥斯的儿女们也不再拼命用筛子戽水。而推着巨石上山的西叙福斯也坐下来倾听了。而且，据说，这也还是第一次：复仇女神的脸上也为眼泪所润湿。普罗塞尔平娜禁不住悲伤。普路托本人也无法再拒绝。于是欧里狄克被叫了过来。她是在那些新到冥府的鬼魂中被找到的，由

于脚伤，走路还一摇一摆。普路托允许奥尔甫斯把她带走，但有一个条件：在走上地面以前，奥尔甫斯不能回头来看欧里狄克。奥尔甫斯答应了。两人一道辞别冥王冥后，他在前走，她在后跟，在浓黑峻削的道上举步，在全然寂静中前进。但在他们快要走到通向地上世界的出口时，奥尔甫斯迫切地想要看一看欧里狄克是否还在后面。他忘记了自己答应的条件，回头看了一眼。就在这一刹那间，欧里狄克被取走了。他们伸出双手要互相拥抱，但只抓到了空气！欧里狄克现在是第二次死亡，可是她绝不怨恨丈夫，因为她怎能为了他忍不住向后一看而责怪他啊！“再见了，”她说，“最后一次的再见！”于是她逝去了；她逝去得这样快，甚至连她的话音也似乎没有达到奥尔甫斯的耳边。

奥尔甫斯拼命追她，想回转去为解救她而作再一次的努力，可是那严厉的冥河摆渡者推开了他，不让他再过去。他在河边徘徊逡巡，七天七夜，不食不眠。然后他痛斥冥府权威的残酷，转而向岩石和山谷倾诉自己的哀怨，使得猛虎也为之心软，橡树都离开原地来听他的

悲歌。他远离一切女性，独自生活在对这不幸的经常的回忆中。色雷斯的女郎们都一心想来蛊惑他，但他拒绝了她们的追求。她们在很长一段时内容忍了这种峻拒的态度，但最后，当她们发现他全然心如铁石时，有一天，一个受了巴克科斯痛饮之风影响的少女，看见他走来就高叫道：“看，那藐视我们的家伙来了！”一面就把镖枪向他掷去。但那凶器进入他的七弦琴的音响范围时，就自动落到他身旁。女郎们又用石块掷他，情形也一样。可是她们一见伤不了他，又发出了一阵尖叫，把他的声音淹没，于是又一支镖枪向他飞来，立刻染上了鲜血。然后这些狂躁的女郎撕裂他的肢体，把他的头和他的七弦琴统统投入了赫勃勒斯河。它们沿河漂流，喃喃地发着哀伤的乐音，使河岸也不禁生出悲悼的和声。九位缪斯女神收集了他的残骸，把他葬在利柏斯拉。据说那地方的夜莺在他坟上歌唱，比希腊任何地方的夜莺都要唱得美。他的七弦琴被尤皮特拿去放在众星之中。他的阴魂第二次来到冥土，找到了他的欧里狄克，热烈地拥抱了她。现在他俩一块儿遨游在幸福之境，时而他在前，

时而她在前；奥尔甫斯可以随意注视欧里狄克，无论时间多么长久，次数多么频繁，也不怕再受惩戒。

奥尔甫斯的故事为蒲柏的《圣西西莉亚日之歌》提供了关于音乐魔力的生动例证。下面这一节谈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局：

可是过早了，他过早地转眼去瞧，
于是她再次逝去，香消，云飘！
现在你怎样感动命运三姊妹？
你并没有罪，如果爱情不是罪。
现在他踟躅于悬崖之麓，
傍着那山泉形成的飞瀑；
或者沿着赫勃勒斯河，
它波浪翻腾，曲折如蛇；
他浸透了孤寂，
他时时在哭泣，
叫着魂兮归来，
而她已永远，永远不在！

眼下他痛悔不已，
他失望而又惊悸，
他身发抖，股发热，
映衬着洛多坡的雪色。
看！他狂野得像疾风一般吹过荒郊，
听！海穆斯山回荡着酒徒们的喊叫，
看啊，他死了！
可是虽死他还把欧里狄克歌唱，
欧里狄克始终颤动在他的舌上：
森林里有欧里狄克，
水流中有欧里狄克，
在小岛和空山都有欧里狄克鸣响。

夜莺在奥尔甫斯坟头歌唱的优美旋律，被骚塞引入
他的《萨拉拔》一诗中：

于是他耳边响起了
多么和谐的声音！

远处的乐曲和悠扬甜润的歌
从欢悦的林苑传来；
瀑布飞溅遥空；
密叶的丛树 作声；
那形单影只的夜莺
栖息在左近蔷薇中，急管繁弦，
这最善鸣的佳禽，还从来没有
为抱雏的爱侣唱得这样缠绵。
奥尔甫斯坟头的色雷斯牧人
难道听过比这更美的旋律？
虽然在那里，这位冢中的精魂
为了多得他所喜欢的赞扬，
倾注了全部心血。

养蜂者阿里斯塔俄斯

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利用下等动物的本能。
于是就出现了养蜂的技术。最初的蜂蜜大概只是野生的。

蜜蜂在树木的空洞或山岩的罅隙，或偶然遇到的一些孔穴中做窠。它也碰巧把窠做在动物的骸骨上。毫无疑问，蜜蜂由死去的动物的血肉所化的迷信说法，就是这样来的。维吉尔所记的下面这个故事，显示了人们如何根据这一假设，来解释由于病患或事故而丧失的蜂群的再生。

最先教导如何养蜂的阿里斯塔俄斯，是江河女神库瑞纳的儿子。有一次，他所养的蜂都死去了，他就向自己的母亲求助。他站在河边这样说道：“啊，母亲！我生活中的光荣已被剥夺，我已失去了宝贵的蜂群。我的细心的养护和精湛的技术全都没有效果。母亲啊！你没有能够为我抵挡厄运的打击。”当时他母亲正坐在河底的宫殿里，周围有侍女陪伴；她们都在做着妇女常做的活，有的纺，有的织，并且说些笑话来自娱自乐。当阿里斯塔俄斯的哀诉声传来时，一个侍女把头伸出水面，看见了他，马上回来告诉了他的母亲。库瑞纳便命把他带来。河水听从她的命令，豁然向两边分开，中间现出一条路来，让他过去。阿里斯塔俄斯走下去，看到了众水的源头，巨大的水库。这些水咆哮喧腾，震耳欲聋；它们就

从这里四面八方地流向地面。

来到母亲寝室以后，阿里斯塔俄斯受到库瑞纳和众侍女的殷勤接待，只见山珍海味摆满一桌。她们先酹酒向海神尼普顿致敬，再陪他一道享用。吃过以后，库瑞纳对儿子这样说道：“海里有一个年老的预言家，名叫普罗透斯，是尼普顿所喜欢的神。他给尼普顿豢养海牛。我们宁芙都很尊敬他，因为他知识丰富，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情。我的儿，只有他能告诉你蜂群死亡的原因，并且怎样加以补救。可是他不会主动地说，无论 you 怎样求它。因此你必须强迫他说。如果你把他捉住，用链子锁起，他在用尽办法脱逃无效之后，为了求得释放，便会回答你的问题了。他住在一个洞里。每天中午，他都会到那里去休息。我可以带你到那里去，这样你就能够容易地捉住他了。但他有一种本领，就是能够随意变化自己的形体。如果他发现自己被俘，他会求助于这个本领的。他会忽而变成一头野猪，忽而变成一只猛虎，或者一条生满鳞甲的龙，或者一头狮子。再不然，他就变成劈啪作响的火焰，或者汹涌澎湃的洪水，

以便吓唬你，使你放松铁链，他就可以乘机逃走。但你只要紧紧抓住链子不放，最后他觉得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就会恢复他的原形而服从你的命令了。”库瑞纳说了之后，又把一些芳冽的神酒洒在儿子身上。阿里斯塔俄斯立刻觉得体内生出一种非凡的力量，心里也充满勇气，而在自己的周围则流动着一股强烈的芳香。

然后库瑞纳把他带到普罗透斯的洞穴，叫他先隐藏在岩隙里，自己则躲到云后面去。中午一到，当人们和畜群都避开烈日，安静入睡的时候，普罗透斯从水里出来，他所畜养的水牛也都跟着他来到岸边。他坐在石上，数完牛的头数，就跑到洞里，着地一躺，开始入眠。阿里斯塔俄斯不等他睡熟，就拿出镣铐将他一把锁住，并且大喊一声。普罗透斯惊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被捉，立刻就施展他的法力：首先变为一团烈火，然后是一股洪水，然后又是一头可怖的猛兽，一个接着一个。而当他发现这一切全然无效时，他不得不依然恢复原形，用愤怒的声调对阿里斯塔俄斯说道：“你是谁？你这个侵犯我住处的大胆的年轻人！你究竟想要我干什么？”阿里

斯塔俄斯回答道：“普罗透斯，你其实早知道了，因为任何人也骗不过你。可是你也不必再竭力逃避。我是借着神助而到这里来的，要向你打听我的不幸的原因，以及怎样加以补救。”这位预言家听到这里，用他锐利的灰色眼睛紧盯着他，这样说道：“这原是你应得的报应，因为你的行为造成了欧里狄克的死亡——她在逃避你的时候踩上了一条毒蛇，被蛇咬伤，因而致命。那些宁芙们，她的女伴，为了报复而毁灭了你的蜂群。你必须首先平息她们的愤怒，为此你须选择四条身躯健壮的公牛，四条长相漂亮的母牛，为这些宁芙们筑起四个祭坛，然后把这些牛作为祭献的牺牲，把它们的尸体丢到枝叶浓密的树阴里去。对于奥尔甫斯和欧里狄克，你必须对他们致以隆重的祭奠，以消释他们的怨恨。九天以后，你再回来察看这些死牛的身体，就会明白有什么事情发生。”阿里斯塔俄斯诚恳地遵照这些指示，把牛宰了以后，将它们丢入树林，又对奥尔甫斯和欧里狄克的阴魂敬致了隆重的祭奠，然后在第九天再来察看这些死牛的身体。说也奇怪，在其中的一个尸体上，竟有一窝蜜蜂正在嗡

喻营营地忙着工作，犹如在蜂巢里一样。

柯珀在《任务》一诗中谈到俄国安娜女王所造的冰宫的时候，引用了阿里斯塔俄斯的故事。他描写了冰和瀑布结合在一起的奇幻形象，以及如此等等：

虽不值得喝彩，但却可佩，
一个新事，一件人类的工程！
俄国的穿着毛皮衣服的女王；
实现了你的宏伟非凡的幻想，
北方的奇观！在它建造的时候，
不用砍伐森林；也不用采矿
来加厚宫墙；只要鏊削洪流，
从玻璃一般的浪涛造出云石。
阿里斯塔俄斯就在这样的宫里
找到了库瑞纳，并且十分悲切地
把失去蜜蜂的事情告诉妈妈。

弥尔顿的《科玛斯》中有一首守护神之歌。当他在

这首歌中向我们描述塞汶河的女神萨勃利娜的时候，他的心里似乎有着库瑞纳和她的宫室的情景：

美丽的萨勃利娜！
请你坐在那里倾听；
请在晶莹、冰凉、透明的水底，
垂着你那用百合花联缀的花边
编织起来的、挂了琥珀的松散发辮；
为了宝贵的荣誉，请作倾听！
银子般的湖泊的女神啊，
请倾听和拯救我们。

下面我们再叙述一些神话传说中的诗人和音乐家，其中有几位并不比奥尔甫斯逊色：

安菲翁

安菲翁是尤皮特和忒拜王后安提奥珀所生的双生子

中的一个。他和他的孪生兄弟泽图斯都在卡德龙山上出生，在那里和牧人们一起生活、长大，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谁。墨丘利给了安菲翁一张七弦琴，教他演奏；而他的兄弟泽图斯则专心于打猎，照看羊群。其时他俩的母亲安提奥珀因为受到忒拜的王位篡夺者吕科斯及其妻狄耳刻的残酷虐待，就设法送信给儿子们，把他们对王位的权利告诉了他们，并且召唤他们来援救自己。于是兄弟俩带着一群牧人，袭击了王宫，杀死了吕科斯，并把狄耳刻的头发系在一头公牛的角上，让它拖着她奔跑，致使她丧命。①安菲翁做了忒拜王以后，给这个城市筑了一道城墙。据说动工的时候，他奏起了七弦琴，使石头都自动跑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从而很快地就把城墙筑好了。

请参看丁尼生的《安菲翁》一诗，那里就写着这个故事，读起来是很有趣的。

利诺斯